世外桃花

文：女栗友　圖：風園

七一三：港台雙棲宜做生意

一連三天，歐陽清上午偷同小荻，代她媽媽在中環看寫字樓，並由此地的一家廣告公司東主，在美國學「公共關係」的喬治黃，代他們辦理新貿易公司登記註冊手續，少不了聘了位大律師劉守宜，辦理一切。首先給他兩人簽好一年主持公司的居留權。下午，他們仍進金銀市場新大樓。晚間他兩個輪流吃廣東海鮮館，然後去「奶多俱樂部」跳晚舞。

每天多少獲得金市的收入，拿那二十五萬美元，已經一連三天賺到美金一萬數千的利息，小荻已發覺歐陽經營能力極强。她問他：「你好似在香港幹過這一行的？」他搖頭道：「不用在此幹過，我紐約、芝加哥、和你們巴黎幹過，是我作論文之前的見習時期，共有一年之久。東京，我就沒進去過，但爲了研究，派駐東京、香港，隨我自由。」

次日，喬治黃同他們看定了灣仔郵局不遠的寫字樓，是新嶄走的一家公司的，一切設備都齊全。喬治請了一個英文女秘書，一個兼跑外的男抄寫，和一名女打字員。「夠了，不必再添人了。你們可以隨便來往日港台，或者將廣州上海北京計入，因爲中國經港去台，或台灣經港去中國大陸的生意，越來越大。」

歐陽向喬治黃道了謝，當夜請他和一個男職員兩個女職員晚飯，公司登記証下來了，定名「福海國際貿易公司——法商」。他下一步是租到半山一家新而清靜的公館，地方有一千六百餘呎，設備布置共用了三天，還立刻請了個順德人五十多歲的管家。搬入了新居，歐陽說：「暫時用的士，香港現在不宜有自己的車。明天你結一結今天以前的賬目，全部贈公司管理，我的意思想你任總經理，我不要任何名義，法定董事長當然是母親。」

「首先必須到瓜哇、美國、巴黎、日本三和這四家銀行，爲公司開戶口。」歐陽說做就做，他親自到這幾家總行辦了手續。並且將這幾日賺的一二萬元美金，也存入公司。

「我們飛台北，設分公司，明天飛去，至多用四天，便飛東京，告知母親一切，請她們來看一次這裡的寫字樓，我將在台灣辦點事，尋幾處想將資金轉出香港的新財主。」

歐陽悄悄告知小荻，不少的新暴發戶，希望有英美日本的存欵，「我們公司是頂好的橋樑。」

「台灣必須有人，尤其是官人？」小荻笑說，她對東方的形勢，居然很熟悉了。他說：他至少有三個港台雙棲的名流！

風言蜂語

彌補損失

下週起小巴可登廣告。
彌補地鐵搶去乘客。

慣性現象

財委會批准公務員加薪撥欵。
大概物價又升一級。

可作界定

限制的士數量限期將滿。
拒載正是最好標誌。

心鬼

夏洛桑

九八：進房裡躺下

柯潛又聞到了她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香水味。

「我替你倒點茶好嗎？」她俯下身，悄聲地問，十分體貼的樣子。

「唔！」柯潛點頭。

他還能拒絕嗎？

薛雲英進廚房去倒了茶出來，但柯潛接過喝了一口，却突然要嘔吐的樣子。

「哎呀！你沒事吧？」薛雲英吃驚地扶着他。

「沒什麼！……」柯潛喘口氣，又把頭靠在沙發背上。

「不如進房去歇會兒吧！」薛雲英說。

「這——不必了！」柯潛猶豫了一下，還是搖了頭。

「你怕什麼呢？反正也沒別人。」薛雲英嬌嗔似地白他一眼。「還是進去歇歇吧，這會舒服點！」

她不待柯潛點頭，就伸手去扶他。

她的身子緊挨着他，一陣香水味就直往他鼻孔裡跑，這時，柯潛渾身的骨頭頭都幾乎變得軟綿綿的了。

他終於進了薛雲英的房間，在她的床上躺下。

薛雲英替他弄好枕頭，把被子拿開，然後問：「要脫件衣服嗎？那會舒服點。」

「不，不……」柯潛有點驚慌似地搖手。

他的神情使薛雲英失笑。

「那你休息一下，我出去收拾東西。」她說。

「唔！」柯潛點頭。

他躺在床上，腦袋好像却越來越渾沌沌的，睜開眼睛，眼前的景物也有點模糊。

薛雲英再走進房裡來時，他幾乎沒發覺。

無聲的恋歌

文畫：李家子

他和新的女同事拍拖

「不可能的。」

可是，船出維多利亞港下大雨了，却沒風，劉蓮蒂道：「我想這雨不會持久。」

「我想這雨不會持久。」

胡震中點點頭，劉蓮蒂想到他手中未携東西，而又知他是會游泳的，問他不想到長洲游泳嗎，答道：

「我們下次到泳池中游泳。」胡震中說。

「你去游，我祇是看而已！因爲我祇會冲凉。」她說。

「你看我游泳，我可不能看你冲凉呢。」

雨已停止，天上的雲層突隙出現些太陽，海面的一層灰色褪去，水是更藍了。她問他在長洲游泳過嗎，他搖搖頭，又稱對海灣最喜石澳。抵長洲碼頭，劉蓮蒂想到上次同來的舊雨，感到世事變化得快，相信那一段情已逝去，自己要面對現實，漸漸以胡震中來彌補，却不求其發展；但後來又想到自己是早熟的女性，肉體上會屈服呢！

他們在長洲就得不久，天熟，祇是游泳才能消磨時間，不入水嫌時光流得慢。不到五點，他們握別于劉蓮蒂家樓下，他提到晚上不來「聖安娜」了。

明天早晨，劉蓮蒂在電話機畔思考許久，終于打電話與張嘉棠，提到會在路上遇到他與裝小姐，他說：「這是公衆地方，我不會和她到我們幽會之處。」

一一五：走灣畔小徑

灣畔的小徑迂迴繚繞，右邊是青山與別墅，左邊是蕩漾的碧波；稍遠處，是遊艇，風帆停泊區的熨波洲，抒情、幽靜。

金火和琦茜並肩走着，走着。一時間，金火什麼也說不出來。覺得好像和她的距離拉得很遠很遠，遠到一個在海灣這邊，一個在小島那邊，人呀！其思想感情實在難以捉摸。

見他久久不言語，琦茜戴茶色眼鏡的臉轉向他，說：「怎麼不說話？」

聳了聳肩：「不曉得說些什麼好？」

「比方，這些日子你的感受。」她柔婉地睨視。

海島日出　辛海

「在海狼號做船長一年多了，是玩弄你嗎？」她做了一個！見過不少奇形怪狀的人生面貌，也聽過不少……而自己也體會嘗試過一些！」金火以感概的誕沫滲透着語句說出。

「聽你口氣，好像是歷盡滄桑！」琦茜說，她和他走得很近。

「父親綁架兒子、兒子勒索父親的事，給我衝擊很大！」金火感慨萬千。

「你親身體會嘗試過什麼人生滋味嗎？」她扭臉睨望。

「別提了！」

「還認爲我那次兩天一夜遊！」

「你以爲你們的感情不會發展？」她問。

張嘉棠不答覆，劉蓮蒂即收綫，他也不打電話來，她感到自己的電話打得多餘。剛離電話機，電話鈴却响，去接是林佩佩打來的。在十二點二十分，劉蓮蒂到廣東茶座上應履林佩佩之約，佩佩問蓮蒂與張嘉棠發展得如何，答道：

「他和新的女同事拍拖。」

「我見過，在巴士上，看到他們走在行人道上，巴士已停，我看得清楚，這位女同事……」

「很清秀？」劉蓮蒂不等她完插口。

「是的。」

「不嫌她太瘦嗎？我沒看清楚呢！」（一四六）

三五八：多謝合作

現代江湖賣藝之六　黑鬼利　歌田

阿七呵呵笑，曰：「當然了，黑摩利係位做不做而已。」

梁哥曰：「既然你亦知佢係黑摩利，當然亦知佢如何搞掂一個人。」

阿七曰：「不，此則不知嘅。」

梁哥曰：「聽聞佢有一部大攪肉機，可以將肉同骨攪成粉碎，然後連出大海餵魚。」

阿七曰：「此乃老土方法矣！眞估不到佢仍然靠這味嘢搵食。」

梁哥曰：「你點可以保証我收到數，畀把口講？」

阿七曰：「好簡單，今日五點鐘，你照樣去見佢，照樣同佢斟，不過交易地點，一定要約到郊外，有山有樹之處，又不可以太偏僻。」

梁哥曰：「兄弟，你畀把口講，我點知你是否衙門人物。」

阿七笑曰：「我可以話畀你知絕對唔係，如果你認爲係，咁亦唔拘，因爲你有第二條路行，你一舉一動，我全部瞭如指掌。」

梁哥又沉默不語，食了一支烟仔，嘆口氣曰：「睇來我已經無可選擇。」

阿七曰：「然也，識時務者爲俊傑，我講得出，當然做得到，大家各取其所，皆大歡喜，又何樂不爲呢！」

梁哥曰：「好喇，咁我應承你！」

阿七笑曰：「係咁就多謝你合作。」

梁哥曰：「希望你不要趕狗入窮巷。」

阿七曰：「放心喇，我胡老三做人，一向抱住互相坦誠利用爲宗旨，一言爲定，總之我保証你得三百粒，一個仙不少，另加阿波。至於我地桃花帮同廖華之過節，乃是後話，以後我同佢會另行解決。」

心閑

絲韆

懷楚

九九一：改變生活習慣

「明天你們兩人就開始上班，」陳經理問門見山對他們道，「是到我的公司去。」

「你公司是做什麼生意的？」文娟問。

「你太心急了，」李偉生笑道，「經理會慢慢說的，何必急着打岔呢？」

「唐小姐太熟心工作了，所以急於要問，這很好。」陳經理笑道，「我公司是出入口烟草的，工作不太多，所以不必太緊張的，慢慢學，很易上手的。」

「是明九晚五吧？」他問經理，見對方點點頭只道，「這是標準的寫字樓工作時間了，我可能不習慣的，因爲我慣于夜生活，晚上睡不着，要到日閘才可入睡。」

「你眞是有順不識得去享，」文娟打趣地說，「夜生活最折磨人，是非人的生活，是不正常的，但你却喜歡這種生活，眞是自作賤呢，嘻嘻。」

「唐小姐也太言重了，這不是自作賤的，」陳經理笑道，「那是習慣而已，不過，將來他會正常了，因爲朝九晚五，是最正常的生活，不知李先生有興趣習慣下去？還是堅持以往的夜生活？」

「應該會慢慢習慣的，」李偉生道，「反正我不能辜負你的提拔，放心，我會慢慢習慣的，而且一定愉快的。」

碧血情仇

文：峨石　圖：秋風

十二：大戰前夕

再走了個多時辰，頭頂上忽然傳來一陣嗚嗚的响聲，接着一枝箭落在草叢中，雷峰立即喊道：「打貪官，清污吏，行正義，定乾坤！」

話音剛落，已聞暗處有人喝道：「是案主同來了！」接着幾個人持一火把自石後現出身來，向聾通神問長問短。「案主，您這次去接洽什麼大生意？」

聾通神暗叫一聲慚愧，淡淡地道：「生意談不成，却爲大家請來一位高明！這位陳少俠，武功比袁達先還高！」

袁達先的聲名案裡的人都聽說過，當下對陳萬里都刮目相看，陳萬里連忙謙遜一番。冷子清問道：「咱們去後，山上可有什麼事發生？」衆嘍囉均稱山上平靜，當下擁着四人到大寨裡去。

陳萬里見山寨勢含雖多，却頗簡陋，寨裡的人衣服亦襤褸，光景大大不如蘆芽山。當下聾通神吩咐人備酒飯，又將大小頭目叫到大廳裡，介紹了陳萬里，並爲他另外加了一張高椅，折騰了半曉，至四更時分，冷子清方引陳萬里到房內安寢。

「冷二哥，明早請帶小弟到各處看看！」

冷子清喜道：「一定一定！」

次日冷子清一早便來請陳萬里觀察寨外各處要隘。看了幾處地方之後，陳萬里皺眉道：「山寨似乎沒有長久打算，以目前這個設置來說，若訓練有素的官兵一至，非被攻破不可！」

冷子清輕嘆一聲，道：「少俠說得不錯，可惜大哥沒有堆心，三弟魯莽，均不是大將之才，是次下山，在下早已極力反對，奈何他倆……唉唉，將來還望少俠鼎頂！」

陳萬里道：「日間案內兄弟做些什麼事？」

「無所事事，大都溺于酒與賭之中！」

陳萬里雖然未正式帶軍作陣之法，返回大寨，聾通神陳萬里觀察寨外各